

Z 89
25
=1

读者文摘 精华

(第一卷)

《读者文摘》编辑部选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 录

· 小 说 ·

知心的礼物	2
蠢人的天堂	4
少女，还是老虎？	6
矶鹬带来欢乐	8
妈妈的银行存款	10
永远的蝴蝶	11
犹太的面孔	12
镇静的女主人	13
母子的梦想	14
系于一发	15

· 诗歌 散文 ·

培根论人生（5篇）	18
沙与沫	21
两条路	2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23
我为美而死去	23
一条未走的道路	23
我的梦想	24
匆 匆	25
海（外一篇）	25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26
我的“她”	26
火 光	27
门 槛（梦）	27
我的世界观	28
记住我	28
如能再活一辈子	29
昂贵的哨子	29
体育颂	30
猜 错（外一篇）	31
繁 星（选录）	31
逸话趣闻录（5则）	32

· 人 物 ·

中南海的夜	34
纪念章与表链坠子	57

朋友—冤家—挚友	39
一个伟大的女性	40
小泽征尔——东方人的骄傲	42
拿破仑与小鼓手	44
记安娜	45
陈布雷的笔	46
戴高乐和他的女儿	47
隆美尔元帅之死	48
逃脱术大师霍迪尼	49
诺贝尔的自传小品	50
张国焘的特务生涯	51
最后一位清宫太监	53
纪晓岚才思敏捷	55
名人取名	56
文坛并称录	57

· 青年一代 ·

我的理想	60
始终不渝的朋友	61
让人们都富有责任心	64
富兰克林的十三条道德准则	65
“马克，金像奖该属于你”	66
智商十答	68
她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丈夫	69
怎样的人才算成熟	70
假如你在恋爱中	71
自白	71
何为“名著”	72
知羞	73

· 趣闻轶事 ·

暹罗连体兄弟	76
动物“犯法”以后	79
侏儒	80
糟糕之最	81
是巧合，还是	82
中国历史上的娃娃皇帝	83
高寿皇帝	83
翻译拾趣	83
弄假成真	84
名画的命运	85
名作曲家的灵感	86
奇趣录	87

· 风 情 录 ·

“媒人”橡树	90
帝国大厦五十年	90
日本的武士道与切腹	93
不幸的女人	94

海地的“巫屠术”	95
欧洲习俗一瞥	96
可笑的法律	97
西方整容术	98
形形色色的遗嘱	99
巴黎侧影	100
邮票传情	101
接吻纵横谈	102
自由女神像	103

· 在 国 外 ·

一颗会走路的定时炸弹	106
肯尼迪“双棺案”	108
白奴——当代女奴	109
星条旗上的星星	111
格瓦拉身边的猛兽	112
我炸毁了广岛	114
断头台和刽子手	115
我带领偷袭珍珠港	116
暗杀希特勒	118
为了拯救一个孩子	120
畅销海外的奇书	122

· 书 摘 ·

艺海奇花	124
白宫凶案	129

· 知识 与 探 索 ·

传国玉玺之谜	135
信不信由你	137
六十年争论不休的悬案	138
打一个比方	141
人体自然之谜	142
地球上生存过多少人	143
耶稣的裹尸布	144
要想甜，加点盐	146
不可思议？！	147
人类历史有多久	148
假死	149
生命奇观	150
企鹅拾趣	151
人种的差异	152
世界十大致命疾病（等六则）	154

· 上 下 古 今 ·

金瓶梅（故事梗概）	156
大骗子张果老	158
宋太祖怕史官	159
测字奇谈	160

佛教常识问答	161
不称职领导者的十五个特征	162

· 资 料 ·

我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	164
1955年授衔的元帅和将军	165
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 (1901—1985)	168
文学作品中的“三部曲”	169
英美常见人名的起源和含意	170

· 心理人生 ·

无心之失	172
怎样知道对方在说“不”?	173
怎样判断你的性格类型	174
排行与性格	175
气 泡	175
提包上的学问	175
多么明显?!	176

· 生活之友 ·

人生的忠告	178
怎样安慰	179
罗素论晚年	180
罗素论如何避免偏见	180
美国孩子对父母的“告诫”	181
生活中的“+ - × ÷”	182
墓 志 铭	183
天天都过好日子	184
自我放松20法	185
批评的艺术	186
回到你的童年	187
使爱升华	188
假如我的家庭重新开始	189
谁最快活	190
不要给儿女难倒	191
爱的语言	192
怎样对付遇到的不幸	194

· 人 体 健 康 ·

你和你的梦	196
女人的梦和男人的梦	196
左撇子	197
喷嚏经	198
男女的差异	199
人体节奏的秘密	200

· 补 白 ·

语丝(3) 哲学粹言(5) 简短而曲折的

故事(9) 考古学家的妻子(12) 公平(12)
今日诗(14) 明日歌(14) 意林6则
(16) 语丝(30) 幽默5则(32) 理
想篇(38) 老舍自传(44) 狗腿子的来
历(52) 人体名称的别解(52) 名人轶事4
则(58) 舒曼论音乐(62) 书的比喻(62)
名人轶事3则(63) 我依词(73) 苏格拉
底的妻子(73) 漫画5幅(74) 问答(87)
漫画1幅(88) 幽默3则(88) 纽约的电
梯(91) 访日趣闻(91) 八宝山革命公
墓(92) 海外风情(92) 编号(104)世界
上最不发达的国家(119) 善意的建议(128)
电脑之旁(128) 风情3则(133) 问
答(136) 谁留意过(141) 问号的来
历(173) 信不信由你(193) 喷嚏拾趣(198)
哪张脸更快活些(201) 外国人的结婚纪念
日(201) 两个螺纹(201)

小说

- 知心的礼物
- 蠢人的天堂
- 少女，还是老虎？
- 永远的蝴蝶
- 系于一发



知心的礼物



我第一次跑进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大概总在四岁左右，现在时隔半世纪以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间摆满许多一分钱就买得到手的糖果的可爱铺子，甚至连它的气味好象都闻得到。魏格登先生每听到前门的小铃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必定悄悄地出来，走到糖果柜台的后窗。他那时已经很老，满头银白细发。

我在童年从未见过一大堆这样富于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从其中选择一种，实在伤脑筋。每一种糖，要先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决定要不要买，然后才能考虑第二种。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装入小白纸袋时，我心里总有短短一阵的悔痛。也许另一种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总是把你拣好的糖果用勺子舀在纸袋里，然后停一停。他虽然一声不响，但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扬起眉毛是表示给你一个最后掉换的机会。只有你把钱放在柜台上之后，他才会把纸袋口无可挽回地一扭，你的犹豫心情也就没有了。

我们的家离开电车道有两条街口远，无论是去搭电车还是下车回家，都得经过那间店。有一次母亲为了一件事——是什么事我现在记不得了——带我进城。下了电车走回家时，母亲便走入魏格登先生的商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买，”她一面说，一面领着我走到那长长的玻璃柜前面，那个老人也同时从帘子遮着的门后面走出来。母亲站着和他谈了几分钟，我刚对着眼前所陈列的糖果狂喜地凝视。最后，母亲替我买了一些东西，并付钱给魏格登先生。

母亲每星期进城一两次，那个年头雇人在家看小孩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因此我总是跟着她去。她带我到糖果店买一点果饵给我大快朵颐，已成为一项惯例。经过第一次之后，她总让我自己选择要买哪一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望着母亲给人一些什么，那人就给她一个纸包或一个纸袋。慢慢地我心里也有了交易的观念。某次我想起一个主意。我要独自走过那漫长的两条街口，到魏格登先生的店里去。我还记得自己费了很大气力才推开那扇大门时，门铃发出的叮当声。我着了迷似地，慢慢走向陈列糖果的玻璃柜。

这一边是发出新鲜薄荷芬芳的薄荷糖。那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容易，外面撒上亮晶晶的沙糖。另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吃起来把你的面颊撑得凸出来。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勺舀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一分钱两勺。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这种糖如果细细去嚼，让它们慢慢融化，而不是大口吞的话，也很耐吃。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一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把拳头伸出去，把五六只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登先生站着向他的手心凝视了一会，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太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款计数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不是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总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回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第二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给我忘怀了。

我六七岁时，我的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方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五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天气的下午，有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哥哥陪同进店。他们大概五六岁。我正在忙着洗涤水箱。那两个孩子站着，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澄澈的碧水中美丽得象宝石似的鱼类。

“啊呀！”那男孩子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

感。他们注视那些鱼类好一会之后，便要我给他们好几对不同的鱼，一面在水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把他们选定的鱼用网捞起来，先放在一只让他们带回去的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地提着，”我指点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他说。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间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有什么下文，而且连那小女孩会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了。她张开拳头把三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悟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给我的教益。到了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那位老人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把这个难题应付得多么得体。

我看着手里的那几枚硬币，似乎自己又站在那个糖果店的里面。我体会到这两个小孩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抑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胸，使我的喉间也有点酸。那个小女孩以期待的心情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这样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才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小孩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正站在一张脚踏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三十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无已。“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于是把魏格登老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矮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生活不是诗，而是一块粗糙的顽石，磨得人叫痛，但也更有光彩，更为坚实。人的一生都会沾上一些黑点，只要我们在适当的地方将黑点调节起来，加上休止符，黑点就变成了一首美丽和谐的音乐。

——费孝通

奋斗并不仅仅是为了成功。奋斗使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而劳作不过是理解艰苦的劳动。它要求我们付出一生的心血，也理解着得到瞬间的快乐。

——张抗抗

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

一篇喻世小说——

蠢人的天堂

〔美〕艾·辛格

某一时，某一处，有一个叫卡狄施的富人。他有一独子名阿特塞。卡狄施家中还有一位远亲孤女，名阿克萨。阿特塞是个身材高大的男孩，黑头发黑眼睛。阿克萨是蓝眼睛金黄头发。二人年纪大约一样。小时候，在一起吃，一起读书，一起玩。长大了之后二人要结婚那是当然的事。

但是等到他们长大，阿特塞忽然病了。那是没人听说过的病；阿特塞自以为是已经死了。

他何以有此想法？好象他曾有一个老保姆，常讲一些有关天堂的故事。她曾告诉他，在天堂里既不需工作也不需读书。在天堂，吃的是野牛肉鲸鱼肉，喝的是上帝为好人所备下的酒；可以睡到很晚再起来。而且没有任何职守。

阿特塞天生懒惰。他怕早起，怕读书。他知道有一天他须接办他父亲的业务，而他不愿意。

既然死是唯一进天堂的路，他决心越早死越好。他一直在想，不久他以为他真的死了。

他的父母当然是很担忧。阿克萨暗中哭泣。一家人竭力说服阿特塞他还活着，但是他不相信。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埋葬我？你们知道我是死了。因为你们，我不得到天堂。”

请了许多医生检视阿特塞，都试图说服这孩子他是活着的。他们指出，他在说话，在吃东西。可是不久他少吃东西，很少讲话了。家人担心他会无。

于绝望中，卡狄施去访问一位伟大的专家，他是博学多智而著名的，他名叫优兹医生。听了阿特塞的病情之后，他对卡狄施说：“我答应在八天之内治好你儿子的病，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做我所吩咐的事，无论是如何的怪。”

卡狄施同意了，优兹说他当天就去看阿特塞。卡狄施回家去告诉他的妻、阿克萨和仆人们，都要依从医生的吩咐行事，不得起疑。

优兹医生到了，被领进阿特塞的屋内。这孩子睡在床上，因断食而瘦削苍白。

医生一看阿特塞便大叫：“你们为什么把死人停在屋里？为什么不出殡？”

听了这些话，父母吓得要命。但是阿特塞的脸上绽出了微笑，他说：“你们看，我是对的。”

卡狄施夫妇听了医生的话虽然惶惑，可是他们记得卡狄施的诺言，立即筹备丧葬事宜。

医生要求将一个房间准备得象天堂的样子。墙壁挂上白缎，百叶窗关上，窗帘拉密，蜡烛日夜点燃。仆人穿白袍，背上插翅，作天使状。

阿特塞被放进一具开着的棺材，于是举行殡仪。阿特塞快乐得筋疲力竭，睡着了。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在一间不认识的屋子里。“我在那里？”他问。

“在天堂里，大人，”一个带翅膀的仆人回答。

“我饿得要命，”阿特塞说道，“我想吃些鲸鱼肉，喝些圣酒。”

领班的仆人一拍手，一群男女仆人进了来，都背上有翅，手捧金盘，上面有鱼有肉，有石榴和柿子，凤梨和桃子，一个白胡须高个子的仆人捧着斟满酒的金杯。

阿特塞狂吃了一顿。吃完了，他说要休息。两个天使给他脱衣，给他洗澡，抱他上床，床上有丝绸的被单和紫绒的帐盖。阿特塞立刻怡然熟睡。

他醒来时，已是早晨，可是和夜里也没有分别。百叶窗是关着的，蜡烛在燃烧着。仆人们一看见他醒了，送来和昨天完全一样的饮食。

阿特塞发问：“你们没有牛奶、咖啡、新鲜面包和牛油么？”

“没有，大人。在天堂总是吃同样食物的，”仆人回答。

“这是白昼，还是黑夜？”阿特塞问。

“在天堂里无所谓昼和夜。”

阿特塞吃了鱼、肉、水果，又喝了酒，但是胃口不象上次好了。吃完后他问：“什么时候了？”

“在天堂里时间是不存在的，”仆人回答。

“我现在做什么呢？”阿特塞问。

“大人，在天堂里，不须做任何事。”

“其他的圣徒们在那里？”阿特塞问。

“在天堂里每一家有其自己居住的地方。”

“可以去拜访么？”

“在天堂里彼此居处距离很远，无从拜访。从一处到另一处要走好几千年。”

“我的家人什么时候来？”阿特塞问。

“你父亲还可再活二十年，你母亲再活三十年。他们活着便不能到此地来。”

“阿克萨呢？”

“他还有五十年好活。”

“我就要孤独这么久吗？”

“是的，大人。”

阿特塞摇头思索了一阵。随后又问：“阿克萨现在预备做什么？”

“目前她正在哀悼你。不过她迟早会忘掉你，遇见另一年轻人，结婚。活人都是这个样子。”

阿特塞站了起来开始来回踱着。这是好久好久以来第一次想做点什么事，但是在天堂里无事可做。他怀念他父亲，思念他母亲，渴念阿克萨；他想研读些什么东西；他梦想旅游，他想骑他的马；他想和朋友聊天。

终于他无法掩饰他的悲哀。他对一个仆人说：“我现在明白了，活着不象我所想的那样坏。”

“大人，活着是艰苦的，要读书，要工作，要经管事业。在这里一切轻松。”

“与其坐在此地，我宁愿去砍柴，搬石头。这种情况要维持多久？”

“永无尽期。”

“永无尽期待在这儿？”阿特塞急得乱抓头发，“我宁可自杀。”

“死人不能自杀。”

到了第八天，阿特塞绝望到了极点，一个仆人照预先的安排，过去对他说：“大人，原来是错误了，你并没有死。你必须离开天堂。”

“我还是活着吗？”

“是的，你活着，我带你还阳。”

阿特塞喜欢得忘其所以。仆人蒙上了他的眼睛，在房屋的长廊上来回走了几趟，然后带他到他家人等候的房间，打开他遮眼的布。

是晴朗的天气，阳光射进敞着的窗户。外面的花园里，好鸟时鸣，蜜蜂嗡嗡。他快乐得亲吻他的双亲和阿克萨。

他对阿克萨说：“你还爱我么？”

“是的，我爱你，阿特塞，我不能忘记你。”

“果然如此，我们就该结婚了。”

不久，婚礼举行了。优兹医生是上宾。乐师奏乐，宾客自远方来，都给新郎新娘带来精美的礼物。庆祝七天七夜。

阿特塞与阿克萨极为幸福，白头偕老。阿特塞不再懒惰，在当地成为最勤奋的商人。

婚礼之后阿特塞才发现优兹医生治疗他的经过，原来他是住进了蠢人的天堂。后来他和阿克萨时常把优兹医生的神奇治疗法讲给他们的子孙听，以这样的一句话作结束：“天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当然没有人知道。”

哲学粹言

偶然的的东西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是偶然的，但同样因为它是偶然的，它又是有根据的。

黑格尔：《七逻辑》

变迁虽然在一方面引起了解体，同时却含有一种新生命的诞生——因为死亡固然是生命的结局，生命也就是死亡的后果。

黑格尔：《历史哲学》

丑者每多勇于前进。在防御方面，因为时刻遭人嘲笑，所以久之便会养成谨慎的习惯，同样地，与人竞争时也很能刻苦耐劳；又因欲报复嘲笑，所以丑者多长于探觅他人的弱点。

弗兰西斯·培根：《培根道德哲学论文集》

一个取悦于我们的谎言是被整个地吞咽下去的；一个我们觉得有苦味的真理是被一点一滴地浅

尝的。

犹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

凡是从来没有被当作问题的，都是丝毫没有经过证明的。凡是未经毫无成见地考查过的，就是从未经很好地考查过的。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

不信有时是傻子的毛病，而轻信则是聪明人的缺点。聪明人对广阔的可能看得很远；傻子则几乎只把实际存在的东西看作可能的。也许就是这一点使得一个很怯懦而另一个很冒失。

狄德罗：《狄德罗哲学选集》

自然……是从对立的東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東西产生和谐。

赫拉克利特：《古希腊罗马哲学》



少女， 还是老虎？

周福忠 译
高燕 图

很多世纪以前，有一个奇怪的国王。他的思想固执，自信，不可一世；而想象力极其丰富，简直令人吃惊。发挥这天才想象力的最好的地方，便是闻名全国的公共竞技场。

国王的竞技场并不是让臣民们来看斗士们的横死，以便使他们从中得到消遣；也不是为了让人们来观看饿虎解决两种敌对观点之间的斗争。然而，就其目的来说，却更能适于开阔和发展人们的精神力量。在这里，对罪恶的惩罚，对美德的报偿，都是由一种不持偏见、不可收买的天意所判决的。

当一个臣民被控犯了足以引起国王注意的罪恶时，就有通告发出：某天将在国王的竞技场上决定被告的命运。

这一天，当所有的人聚集在看台上，被大臣前呼后拥的国王坐上竞技场一侧高高的宝座时，他便发出一个信号。于是他座下的一个门就打开了，被告从门里走出来。竞技场的对面，是并列的两个完全一样的门。被告必须走过去打开其中的一个。谁也不准指点他或者对他做出任何暗示，开哪个门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他打开其中一扇门，就会有一只饿虎立刻向他猛扑过来，把他撕成碎片，这就是作为对他罪恶的一种惩罚。此时，报丧的钟声就敲响，竞技场外将传来雇佣送葬者的恸嚎。如果被告打开的是另一扇门，从里面就会走出一个姑娘，这个姑娘的年龄和他相当，是国王从他的国家里最漂亮的姑娘中挑选出来的。作为对他无罪的一种奖赏，这个姑娘今后就成为他的妻子。这时，国王下面的另一个门中就走出牧师和一个唱诗班，器乐奏出欢乐的曲调，舞女翩翩起舞，婚礼立即在竞技场举行。

这就是国王发明的绝妙的好主意！要知道，罪犯根本不知道少女会从哪扇门里走出来。一切全凭天意，不是娶新人，就是喂老虎。

国王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她是国王的掌上明珠。公主象她的爸爸一

样，喜欢神秘和冒险，国王的竞技场是她最喜爱的娱乐场所。

在这个王国里，有一个青年和公主深深相爱。国王的女儿对自己的情人非常满意，因为他俊秀而勇敢。他们疯狂地相爱着，直到终于有一天国王发现了这个秘密。国王毫不犹豫地把公主的情人投入监狱，并依照惯例，安排他于某天在竞技场里受到审判。这真是举国轰动的大事。所有的人对将要到来的审判都抱着极大的兴趣。

规定的日期来临了。观众密密层层地塞满了环形看台，竞技场的围墙外也挤满了成千上万的人。国王和大臣们各就各位，正对着那两扇如此相象、生命悠关的可怕的门。

一切都就绪了，青年走进了竞技场。他高大，俊秀，仪表堂堂。四周发出一阵低低的惊叹声。青年进场后，转过了身。照例，他应该向国王行礼。但这个青年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位显贵。他的目光集中在国王的右首，那是公主。自宣布了她情人的命运将要在国王的竞技场决定的那一刻起，她整日整夜都在想着这件事，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已掌握了两扇门的秘密。她知道门后的两间房子里，哪一间有一只老虎，哪一间是一位少女在等待。而且，还不止这些。他还知道这位少女是谁。她是一位大臣的极为可爱的女儿。公主恨她。她曾多次看见这个姑娘朝自己的情人暗送秋波，她还不时地看见他们在一起窃窃私语。也许他们谈论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但那谁又能知道呢？公主带着那野蛮祖先传下来的强烈、残酷的感情，仇恨着关在房子里的那位窘迫、颤抖的姑娘。

当她的情人转身看她，他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时，她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通过心灵深处的直觉，他明白她知道了两道门后面的秘密。他感到有了希望。

接着，他使用那焦急而忧虑的目光问道：“该开哪扇门？”这目光对她来说，如同他站在那儿大声喊着问她一样清楚。时间分秒不能耽误，回答必须立刻做出。

她的右手放在前面蒙着布垫的栏杆上，没有抬胳膊，迅速地将手指向右方动了一下。除了她的情人外，谁也没有留意。

他转过头来，步伐坚定而迅速地走过竞技场空旷的地面。每双眼睛都看着他，每颗心都停止了跳动，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他毫不犹豫地朝右边那个门走去，并且把它打开了。

现在的问题是：从门里出来的是老虎呢，还是少女？

公正的读者，请你想一想，不要站在局外的立场，而要站在这位堕入情网的公主的角度上来做出决定。公主的心，在绝望和妒忌的火焰中到了白热

化的程度。她已经失去了他，谁还应该占有他呢？是老虎，还是少女？

在她醒着和在梦中的时候，恐怖和忧虑经常不断地侵袭着她，当想到她的情人把门打开，面对着凶残的虎口时，她常常被吓得用双手把脸捂起来，陷入极端的恐惧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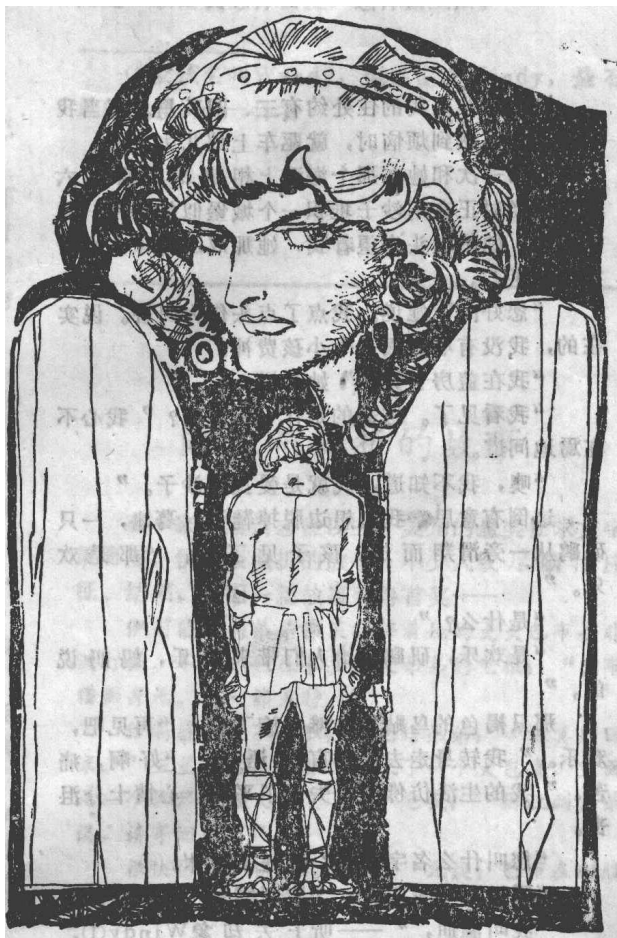
然而她更经常梦到的，还是她的情人打开了少女那道门。当她看着他以重获新生的愉快心情，领着那少女走出时；当她看到在喜庆的钟声里，他们在满是鲜花的道路上结伴而去时；当她听到自己发出的一声悲惨的痛苦的喊叫却湮没在这万众欢呼声中的时候，她是何等痛苦地咬着牙，撕扯着自己的头发！

让他马上就死，先一步去天堂等她不是更好些吗？

然而，那可怕的饿虎，那声声惨叫，那斑斑血迹……

但是，公主并没有丝毫迟疑。她毫不犹豫地把手指向了右面那扇门。

公正的读者，这个难解的谜就留给了你们：从门里出来的是什么？少女，还是老虎？



六个字代表了她六年短暂的一生

矶鹞带来欢乐



〔美〕玛丽·谢尔曼·希尔伯特

蔡伟蓉 译

这个海滩离我的住处约有三、四英里。每当我心情压抑，感到烦恼时，就驱车上那儿去。

我第一次和她在那个海滩上相遇时，她整六岁。她当时正在用沙子堆积一个城堡似的东西。看到我来，她抬起头来望着我，她那双眼睛象大海般深邃、湛蓝。

“您好！”她说。我点了点头作为回答。说实在的，我没有心思跟一个小孩费神。

“我在盖房子呢！”她又说。

“我看见了。这盖的是什么房子呢？”我心不在焉地问道。

“噢，我不知道，我就是爱抚摸沙子。”

这倒有意思，我边想边脱掉鞋子。蓦地，一只矶鹞从一旁滑翔而过。孩子见了说：“那是欢乐。”

“是什么？”

“是欢乐，矶鹞能给人们带来欢乐，妈妈说的。”

那只褐色的鸟贴着沙滩盘旋飞去。“再见吧，欢乐。”我转身走去，自言自语道，“好啊，痛苦。”我的生活仿佛完全失去了平衡，心情十分沮丧。

“您叫什么名字啊？”她还不罢休。

“露丝，”我回答，“我叫露丝·彼得森。”

“我叫温迪，”——听上去却象Windy①。

“我六岁了。”

“你好，大风，”我喊道。

“您真逗！”她咯咯地笑了。尽管心绪不佳，我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一边往前走着。她那清脆悦耳的笑声依然追随着我。

“您下次再来，彼太太。咱们再快活地玩一天！”她喊着。

那以后的好几个星期，我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点闲暇，负责一群调皮捣蛋的童子军；参加教师和家长的联系会；还要照顾生病的母亲。

一天上午，我洗完碗碟。室外阳光灿烂，我不知不觉自言自语道：“我得去看看矶鹞。”说着，就穿上外套。海滨特有的清新气息在向我召唤。海风袭来阵阵寒意，但是我仍大步走着。我多么渴望能重新处于安静宁谧之中啊！我早已忘掉了那个孩子，所以当她出现在我面前时，不免吃了一惊。

“您好，彼太太！”她说，“你想玩吗？”

“你想玩什么？”带着一丝厌烦，我反问她。

“我不知道，您说吧。”

“猜字谜怎么样？”我挖苦地问。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她说着，又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那么，咱们一块儿走走吧。”我望着她，看到了她娇嫩而雪白的脸色。“你住在哪儿？”我问她。

“那边！”她用小手指着远处一排夏季避暑的小别墅。我感到纳闷。现在是冬天啊。

“你在哪儿上学呢？”

“我不上学，妈妈说我们在度假。”

我们漫步走上海滩。她一路上叽叽喳喳地说着小姑娘们的话。可是，我却心事重重。当我要回家时，温迪说这是快乐的一天。奇怪的是，我的心情也感到舒坦多了。于是，我同意地报之一笑。

三星期后的一天，我神思恍惚，几乎是疯狂似地冲向我的海滩。我根本不想理睬温迪。我似乎瞥见她的母亲站在门口，真希望她能把孩子留在家里。

谁料温迪上气不接下气地追上了我，她那张小脸蛋儿显得异乎寻常的苍白。我气冲冲地说：“哎，如果你不介意，我今天想要独自呆一会儿。”

“为什么？”她问。

我朝她恶声恶气地吼道：“因为我的母亲死了！”——一边却又想，我的天哪？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孩子说这些呢？

“噢，”她静静地说，“那么今天日子不好。”

“是的，还有昨天、前天和——啊，走开！”

“那痛吗？”

“什么痛吗？”我对她发怒，也对自己发怒。

“她死的时候？”

“当然痛苦喽！”我抢白道，其实是想着自己的心事，误解了她的话。我疾步走开了。

大约一个月后，我又到了海边。温迪不在那儿。我深深地感到内疚，不由得打心底里思念着她。散了一会步，我走到那幢小别墅前，叩了叩门。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妇女，蜜黄色的头发，面带忧伤。

“您好！”我说，“我是露丝·彼得森。今天，我很想念您的小女孩，不知她在哪儿。”

“哦，是这样，彼得森太太，请进来。温迪常常提到您。我想我对她未免纵容了一点，让她打扰您了。要是她给您添了麻烦，那请您接受我的歉意吧。”

“不，不，她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我说着，忽然意识到自己讲的是心里话，“她在哪儿呢？”

“彼得森太太，温迪在上星期死了，是白血病。可能她没有告诉过您。”

她的话竟象晴天霹雳，顿时使我惊呆了，只觉得有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一时喘不过气来。我摸索着想找把椅子坐下。

“她喜欢这片海滩，所以当她要求到这里来时，我们不能不答应。她在这里显得好多了，度过了一阵她称作的‘快乐的日子’。但是，前几个星期，她的病情很快恶化了……”她的声音哽咽了。

“她给您留下了一件东西……但愿我能找得到。我

这就去找，请您等一下好吗？”

我呆呆地点了点头，急切地思索着，想要找一些话，随便什么话，来安慰这位可爱的年轻妇女。

她递给我一个有点涂抹了的信封。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几个孩子气的粗笔大字：“彼太太。”信封里面装着一张色彩鲜艳的铅笔画——金色的沙滩，碧蓝的大海，还有一只褐色的鸟。画的下方小心翼翼地写着：

叭鸫带来欢乐

眼泪涌满了我的眼眶，我那几经创伤、几乎已经忘却怎样去爱的心扉，现在豁然畅开了。我紧紧搂住温迪的母亲。“我真难过，真难过，我太难过了。”我喃喃地，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我们俩都哭了。

现在，这幅珍贵的图画配上了镜框，挂在我的书房里。六个字，在她短暂的生命中，正好一个字一年。它们向我倾诉着无偿的爱，它们向我揭示了内心的宁静和勇气。这是一个孩子的礼物，一个有着大海般湛蓝的眼睛和沙滩般金黄的头发的孩子，是她，教给我怎样去爱，怎样去生活。

¹ ①女孩名叫Wendy，但她说成Windy，是有风的意思。——译者

简短而曲折的故事

有一家美国杂志曾以三千美元的悬赏征求文字最简短、情节最曲折的故事，不少人绞尽脑汁应征。结果，下面一篇故事获得首奖——

伊莉薇娜的弟弟佛莱特伴着她的丈夫巴布去非洲打猎。不久，她在家里接获弟弟的电报：“巴布猎狮身死。——佛莱特。”

伊莉薇娜悲不自胜，回电给弟弟：“运其尸回家。”三星期后，从非洲运来了一个大包裹，里面是一个狮尸。她又赶发了一个电报：“狮收到。弟误，请寄回巴布尸。”

很快得到了非洲的回电：“无误，巴布在狮腹内。——佛莱特。”

〔美〕凯瑟琳·福伯斯 著
张建军 译

妈妈的银行存款



每星期六的晚上，妈妈照例坐在擦干净的饭桌前，皱着眉头归置爸爸小小的工资袋里的那点钱。钱分成好几摞。“这是付给房东的。”妈妈嘴里念叨着，把大的银币攥成一堆。

“这是付给副食商店的。”又是一摞银币。

“凯瑞恩的鞋要打个掌子。”妈妈又取出一个小银币。

“老师说这星期我得买个本子。”我们孩子当中有人提出。

妈妈脸色严肃地又拿出一个五分的镍币或一角银币放在一边。

我们眼看着那钱堆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爸爸总是要说：“就这些了吧？”妈妈点点头，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松口气。妈妈会抬起头笑一笑，轻轻地说：“好，这就用不着上银行取钱了。”

妈妈在银行里有存款，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我

们都引以为荣。它给人一种暖乎乎的、安全的感觉。我们认识的人当中还没有一个在城里的银行有存款的。

我忘不了住在街那头的简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扫地出门的情景。我们看见几个不认识的大人把家具搬走了，可怜的简森太太眼泪汪汪的，当时我感到非常害怕。这一切会不会，可能不可能也落到我们的头上？

这时戴格玛滚烫的小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还轻轻地对我说：“我们银行里有存款。”马上我觉得又能喘气了。

莱尔斯中学毕业后想上商学院。妈妈说：“好吧。”爸爸也点头表示同意。

大家又急切地拉过椅子聚到桌子跟前。我把那只漆着鲜艳颜色的盒子拿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妈妈面前。那盒子是西格里姨妈有一年圣诞节时从挪

戚寄给我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小银行”。它和城里的大银行不同之处在于有急需时就用这里面的钱。昆斯廷摔断胳膊请大夫时动用过。戴格玛得了重感冒，爸爸要买药的时候用过。

莱尔斯把上大学的各类花销——学费多少，书费多少，列了一张清单。妈妈对着那些写得清清楚楚的数字看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小银行里的钱数出来。可是不够。

妈妈闭紧了嘴唇，轻声说：“最好不要动用大银行里的钱。”

我们一致同意。

莱尔斯提出：“夏天我到德伦的副食商店去干活。”

妈妈对他赞赏地笑了一笑。她慢慢地写下了一个数字，加减了一番。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

“还不够，”他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端详了好一会儿之后，说道，“我戒烟。”

妈妈从桌子这边伸出手，无言地抚摸着爸爸的袖子。又写下了一个数字。

我说：“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当我看到几个小妹妹眼睛里的神情时，又加了一句：“昆斯廷、戴格玛和凯瑞恩帮我一起看。”

“好，”妈妈说。

又一次避免了动用妈妈的银行存款，我们心里感到很踏实。

即使在罢工期间，妈妈也不多让我们操心。大家一起出力干活，使得去大银行取钱的事一再拖延。这简直象游戏一样有趣。

把沙发搬进厨房我们都没有意见，因为这样可以吧前面一间房子租出去。

在那段时间，妈妈到克茹帕的面包房去帮忙。得的报酬是一大袋发霉的面包和咖啡蛋糕。妈妈说，新鲜面包对人并不太好。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来和新出炉的差不多。

爸爸每天晚上到奶制品公司刷瓶子。老板给他三夸脱（1夸脱等于1.14公斤）鲜牛奶，发酸的牛奶随便拿。妈妈把酸了的奶做成奶酪。

最后，罢工结束了，爸爸又去上工。那天妈妈的背似乎也比平时直了一点。

她自豪地环顾着我们大家，说：“太好了，怎么样？我们又顶住了，没上大银行取钱。”

后来，好象忽然之间孩子们都长大工作了。我们一个个结了婚，离开家了。爸爸好象变矮了，妈妈的黄头发里也闪烁着根根白发。

在那个时候，我们买下了那所小房子，爸爸开始领养老金。

也在那个时候，我的第一篇小说被一家杂志接受了。

收到支票的时候，我急忙跑到妈妈家里。把那

张长长的绿色的纸条放在她的膝盖上。我对她说：“这是给你的，放在你的存摺上。”

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会，说：“好。”眼睛里透着骄傲的神色。

我说：“明天，你一定得拿到银行里去。”

“你和我一起去好吗，凯瑟琳？”

“我用不着去，妈妈。你瞧，我已经签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户头上。只要交给银行营业员，他就存在你的帐上了。”

妈妈抬头看着我的时候，嘴上挂着一丝微笑。

“哪里有什么存款，”她说，“我活了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进过银行的大门。”

永远的蝴蝶

· 陈启佑 ·

那时候刚好下着雨，柏油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烁着青、黄、红颜色的灯火。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在南部的母亲的信。

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我默默点头，把信交给她。“谁教我们只带来一把小伞哪。”她微笑着说，一面撑起伞，准备过马路去帮我寄信。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眼镜玻璃上。

随着一阵拔尖的煞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

虽然是春天，好象已是秋深了。

她只是过马路去帮我寄信。这样简单的动作，却要教我终生难忘了。我缓缓睁开眼，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藏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人潮涌向马路中央。没有人知道那躲在街面的，就是我的蝴蝶。这时她只离我五公尺，竟是那么遥远。更大的雨点溅在我的眼镜上，溅到我的生命里来。

为什么呢？只带一把雨伞？

然而我又看到樱子穿着白色的风衣，撑起伞，静静地过马路了。她是要帮我寄信的，那，那是一封写给在南部的母亲的信，我茫然站在骑楼下，我又看到永远的樱子走到街心。其实雨下得并不很大，却是我们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而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年轻的樱子知不知道呢？

妈：我打算在下个月初和樱子结婚。